

晉書 十三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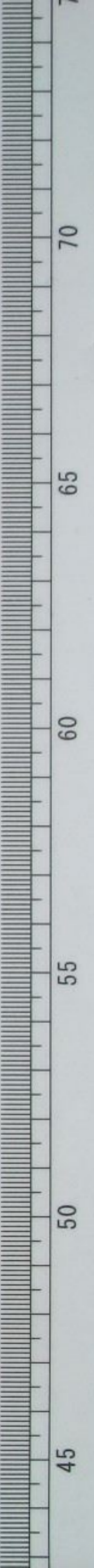
王舒 王廙 王稜 虞潭 顧眾 張闓 陸暉 何充 褚裒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孔愉 丁潭 陶回 謝尚 謝安 王羲之 王遜

蔡豹 羊鑿 劉胤 桓宣 朱伺 毛寶 劉遐 鄧嶷 朱序 陳壽

王長文 虞傳 向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于寶 鄧粲 謝沉 習鑿之 徐廣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2



文庫
D 271
12

010190559098

晉書列傳卷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弃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盼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

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閉諫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鄒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驥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

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
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
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
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
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
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
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
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
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
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畱藻守錢

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
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
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
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
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
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
湖潭以疆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
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
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
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

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叅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第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旣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唾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監

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於湖咸康中進號西
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
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
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
冰言之冰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
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率子
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
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
雜伎辟太傅掾轉叅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
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
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
杜弼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
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廙
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
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于交友
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
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
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

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
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親封禪之事慷慨發憤况臣
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
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
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
星聚於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
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
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
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
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
外嘗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
天施而讐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
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
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
侃使廩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
不許廩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
第五琦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
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曾衆潰廩
得到州廩往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
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九
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廩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廩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廩喻敦旣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廩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廩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願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願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緩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廩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
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
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
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恠其
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
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
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
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
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
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

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
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
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
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
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
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
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
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
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

齊書列傳 卷四十六
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宇文豈能意外行
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彬聞應來
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
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
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
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
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內侯
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
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
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
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
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
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
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
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
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
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
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

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在
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

達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龔安遠補句容令
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
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
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
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
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

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
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
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
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
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
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
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息息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
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
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
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

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大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負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怙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

差久無奉祿之虛廢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官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賤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卒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

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第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
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
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土州臺者皆原散
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
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
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
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
禮度儀制定於漢史會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
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
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
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
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
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
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湏大司馬處分彪之正
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
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

齊書列傳 卷四十六 十三
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
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
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
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
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
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
旣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
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
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
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
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
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
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
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
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
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
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
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

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
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
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
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
保國寧家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
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
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謚曰簡
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

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
太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
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
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
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
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贖父

元子駸

虞潭字思奧曾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
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
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

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
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
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
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
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
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
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
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
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
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

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
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
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
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
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
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
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
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
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
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如輔國將軍以討

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
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
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
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
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
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
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
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
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
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

康中進衛將軍灑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
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
軍徵旣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
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伉嗣官至右將軍司
馬伉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
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
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鯪魚蝦鮮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

鍾人傑曰
世說謂帝
望其意氣
著意氣二

字便生
大有子
畢致

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三廡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卽入吳興應廡廡敗有司奏嘯父與廡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勲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十六
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
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
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
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
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
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
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晞衆又辨明之敦長史
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
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

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
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
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
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慙
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
而奮又與張慙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
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
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
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徽戰於高祚大破之收其
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

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
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
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
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
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
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
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
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
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寇
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
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
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
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
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
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
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
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
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一不拜以母憂去職穆
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
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二十一
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
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
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
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子昌
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闔

張闔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
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于元帝言闔才幹貞固當今
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將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
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闔固辭疾篤優命敦

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縣
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祚出
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
任當勉厲其德綏齊所蒞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
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
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
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闔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
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
稔萬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
闔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闔興陂溉田可

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
曰丹楊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
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闔爲
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
後就職帝晏駕以闔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
書蘇峻之役闔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權
督東軍王導潛與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
義軍陶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
回共督丹陽義軍闔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
穀併遣吳郡度支運四部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

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
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
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
六十四子混嗣闔賤表文議傳于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
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顧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
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
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
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
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

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爲出納之端。鯉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頽暮年。父之驛角。無棄山川。廡稱多藝。綢繆哲後。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温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驥爲其選。

音義

鄒古外反 駿音斐 埭達反 柵側反 焄徒到反 番音潘 廡音愚
肺音附 審居反 帶都反 椅居反 漚音可 仡音訖 蟹音翼

此亭也 磻音鵠 鄲音厖 鱗音魚 綉音在 凌音射 亭音陵 卽音孫

晉書列傳卷四十六終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六

二五

晉書列傳卷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

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畱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報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謙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

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典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複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訴者持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竝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

晉書列傳卷四十七
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
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
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
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
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
職事之勞。求沖護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
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
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
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
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郤鑒

王世懋曰
即此量亦
自可作司
空

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
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
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
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息。
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
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
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
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
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
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痰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

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賈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八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典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

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五
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徒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辨其兄子倂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倂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項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舍時爲廬江郡貪污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

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傷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
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
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
詣導導以麈尾指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
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
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
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
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
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
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
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揚尹王導庾亮並言於
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
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
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
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書
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
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
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
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因讓

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
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
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
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
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
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
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
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
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
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
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
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
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
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
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
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謫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
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
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
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
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

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
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
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
北帶疆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
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亾
則吳亾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
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
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
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
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叅錄尚書裒以
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
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
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
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
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
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
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
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是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

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翬

褚翬字謀遠太傅哀之從父兄也父顧少知名早卒翬以才藝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翬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翬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翬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卽翬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翬翬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翬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勦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翬獲全明年

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畱密縣司隸
校尉荀組以爲叅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
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隸司馬仍
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熒乃單馬至
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
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熒
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熒常優
遇之玄爲政旣急熒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
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熒言外羈縻奴
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畱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
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
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熒往撫之衆心乃定
項之組舉熒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
王以熒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
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熒出
軍赴難熒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
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
朝廷戒嚴以熒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
司徒王導謂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熒
卽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熒

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
既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
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
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
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翼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
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翼收集散
亾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
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
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

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畱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
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
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
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
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
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
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上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寇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

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
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
聖朝貫魚之序下違郡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亾
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
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
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
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
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
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頂之
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
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
庭門下奏非祭祀燕享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
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
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
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
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
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
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
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
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晉書及傳 卷四十七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
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
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
逆之寇雖終滅亾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
祖受囑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亾
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
歸於大濟而巳豈與當亾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
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
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
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
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
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
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
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
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
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
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竝定
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
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
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

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較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七 十六
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
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
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
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
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
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
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
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
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
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
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
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爲征北
將軍都督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
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
胡詔令攻壽陽謨上流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
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
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任一軍早已入淮
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
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
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

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堊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

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謨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謫讎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未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且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

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
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
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
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
上罪同不臣臣等叅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
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
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
憊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
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
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各故歷事先朝
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
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
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
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
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
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
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
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
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斑固漢

爾雅曰蟄
蟄小者勞

即彭蠡也
似蟹而小

大戴禮勸
學篇曰蟄

二螯八足
非蛇蠃之

穴無所寄
託者用心

諒也故蔡
邕為勸焉

字取義學

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
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
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
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
導亦不止之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
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
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
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
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
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
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
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
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
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
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
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
閻字道明陳畱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

晉書及傳 卷四十七 三十一
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
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叅軍與卞壺竝以
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
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
及顏含竝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
任一國之才愆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
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
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
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
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
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
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
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
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
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
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
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

晉書列傳卷四十七
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驪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賜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虓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王世懋曰
大無賴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

晉書及傳 卷四十一
侍中安西軍司竝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
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
亾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
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
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
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
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
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
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
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此
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墜猶存思安懼亂寄
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旣身囚胡虜棄言非
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
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
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
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
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
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
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

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聖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叅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宐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旣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奔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

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
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
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
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
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
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
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
士卒多反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竝爲襄
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
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
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
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
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
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
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亾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
企達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
生風塵遂使寇讐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
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
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
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

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宥遷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曰。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鍾人傑曰
世說作我
與我易一
字便奇有
味

至世貞曰
童人何子

惟境會偶
值始覺其
能平常讀
之畧過者
頗多如曹
頌遠之句
未遠足誦
當境故耳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
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
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
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涓及
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
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
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
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旆旣
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
田沐雨櫛風等勤嘉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
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崩
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
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
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
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
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
庶人存亾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
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
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
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宐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損故浩委以軍鋒焉

顧夢樞曰
答語雅立
備意怡

史臣曰陸曄等竝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叅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羅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頓叅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賓以刑書斯為過矣

贊曰士光時聖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謀遠

忠貞中軍鑿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音義

擘反筠輒 嘏反古雅 培塿上蒲走反下力狗反 蕝反以用 倉反初庚 慄

落侯 賁反于閔 齎反力充 一梓音似 六反 檀反宅江 濤音

匱反於粉 敝反以苜 釀反女亮 熨字林曰彗捷聲之疾 頤

魚鼓 狷固反吉綠 句音鉤 瓌音渠 僂反力主 謂反無 諷反疾 靚反疾 政

齟說文黑獸也下甘反 嚙說文通溝澗田亦為齟

芍陂反七制 咄反當沒 櫛反阻瑟 窆反方驗 拊反孚武

晉書列傳卷四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四十八

孔愉 子江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會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叅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

晉書及傳 卷四十八
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叅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叅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俊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太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

閣忝廁朝右。而以情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弁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爲忠是誰。儉欲大論朝廷。得矢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儉爲尚書僕射。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章句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

晉書列傳卷四十八
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
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

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弱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

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

晉書列傳 卷四十八
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
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
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
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弒君污宮瀆宅莫大
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
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
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
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
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竝託疾帝欲除署孝廉
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
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
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
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
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
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
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
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
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
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
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

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聞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八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盧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

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塩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
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
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
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
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宐遣還雖晚猶勝不
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
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
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
豪而坦年少未宐臨之王導庾亮竝欲用坦爲丹陽
尹時亂離之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

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
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
由組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
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
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
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
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
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
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
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

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州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踟躕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衿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讎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

將軍出自名族。延有共曹。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龍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

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非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諷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

孫鑛口語
達而雅

王世懋曰
獨峯偉

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弈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弈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

嚴爲不
收入敏悟

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弈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闕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曷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
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
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
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
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
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
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
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極之足以
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
異議嚴與丹陽尹廣和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
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
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覺眚屢彰今
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
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
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
順恭敬畱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
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
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
不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弈求海
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繼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第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歷仕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孽事其耽酒如此卒於官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于王導曰文思通敏宏
 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琊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
 以喪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于是受而服之是時
 沉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雋沉子厥位
 至吳興太守廷尉厥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
 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
 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
 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

鴻臚曰
置吏必當
亦

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
 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于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
 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
 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
 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
 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
 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
 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由為家也計財力
 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捐棄分外之
 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

力單財盡而威墜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附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哀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密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因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不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致命春秋

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
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
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
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
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
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
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
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
至于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
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

孫鑿曰兩
語極明省

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若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于是詔使臨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

帝踐祚。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于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詒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

馮夢禎曰
名理不減
宗管

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于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尊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

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竝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資辭榮數畝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
空遠明鬻賣之非空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渾唯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
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

金石

音義

籠龜虛紅反 堰於建反 閤語申反 汪烏光反 茹如魚反 殛子干反 鱗音木

反 汜音汎 瀟音外反 砢音介反 斲音下反 訛子干反

榱椽上音衰下反 豐烏莖反 斤斤音斬詩云斤斤其明傳云明明斤斤察也

魚列徒渾反 豚徒渾反 益阿浪反 弛式是反 篠蕩上蘇鳥反下徒浪反

晉書列傳卷四十八終

卷四十八

十八

晉書列傳卷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
 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
 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
 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
 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
 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世貞曰
 語敏妙

劉辰翁曰
鷓鴣舞之類

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
其有勝會。謂曰。南君能作雒。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
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俯仰在中。傷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
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
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
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
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
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
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

劉不丁歎
非人情

傷心之巨痛。懷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
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
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
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舍
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
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
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
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
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
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

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
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
聖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
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
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
符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
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

平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

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
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叅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
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
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
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
師時符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
中賜輜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尚書僕射出爲都
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並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

後

謝安

安子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壘壘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徵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

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歸邪舟人承言卽廻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畱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

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安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嚙嗜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

潘夢禎曰
袁是陶士
行已上人

王軒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安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項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持節。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晉書列傳 卷四十九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宐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

劉辰翁曰
桓桓宜尼

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
遇疾篤上疏請量宐旋旃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
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
遣侍中慰勞遂還都開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
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
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
諭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

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
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
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
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
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
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
或手掩鼻以敷之及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
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

王世貞曰
卽林宗折
肅巾也

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
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
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
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
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
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
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
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琰字瑗度弱冠

風姿與從兄護軍琰雖

比居不往來中宗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者
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
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
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
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
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室城宣君誄云昔在
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
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
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

晉書列傳卷之九十一
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
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
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
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
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
討吳興賊丘甍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
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
督五郡軍事本官竝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
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
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

自新

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劍

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
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
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
恩旣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
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
之琰不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
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
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
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

晉書列傳卷四十九
十一
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少有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

長安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

鄴公私窘罄每得一狍以爲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齋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弈字無彥少有名譽勅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

至世貞曰
世說著老
人殊可念

句其生色

孫鑑曰狂

態可掬

弈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恠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恩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奉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劉辰翁曰對易問難他人無此懷也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特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雷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雷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

復大破之。玄叅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軍。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于。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穎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

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
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
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
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
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
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
錢百萬緡，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
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
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
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
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
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
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以三
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
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嗃嗃，濟陽太守郭
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
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
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
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
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

晉書列傳卷四十九
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
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後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飢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
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非固河上西援洛陽
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
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
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
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
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
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
于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
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
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
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亾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
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
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
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亾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
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
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風積罪鍾中年土延亾叔

臣安亾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
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
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
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
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
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
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
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徇常儀實有媿心而
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
水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身不良動與農會謙德不
著害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
還藩淮測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若自療冀日
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
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
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
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
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
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
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

晉書列傳卷四十九
息瞻觀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縷縷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與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瓌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瓌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瓌瓌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達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達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鍾人傑曰
家兄世說
具家弟雅

晉書列傳 卷四十九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耀故
早有時譽王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
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
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
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
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
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
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
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
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表白綸巾乘平肩輿
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
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
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人今屈
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
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
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定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
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比中郎將郟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監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

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畱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于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

凌蒙初曰
册故有致

可謂世無涓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大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卒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頗修鄉校。疏奏

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福阨不

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砥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壘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評：襄墨公語在

弘之傳胡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除

逸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逸性剛愎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逸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逸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郗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逸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逸妻郗氏甚妬逸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逸書告絕逸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逸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亾於社稷負辰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闡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旣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

馮夢禎曰
百萬九五
對巧

晉書列傳卷四十九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
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
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人百金之
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
衣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其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
風流。竟以文詞獲譽。竝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
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
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聖之。而土崩渦
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美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
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辨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
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一丘琰逸。忠壯弈萬。
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剪
凶渠。幾清中寓。

音義

鯤	音 昆	咷	音 陶	鵠	音 鶴	襦	音 日	枋	音 方	譎	音 古	梗	音 立
反	遙	音 錮	音 固	反	徒	音 甘	音 上	反	茲	音 損	反	音 集	音 胼
上	蒲	堅	反	繕	音 市	反	音 覩	音 覩	音 奇	逆	音 施	音 薄	音 蓋
下	竹	尸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烏光 翮 反 女六 迮 狹 上側傾反 胡照 剗 苦胡 禁 鬱

力堯 一 狫 亦 豚 戴 遂 與通同 東 莞 音 涂 度乎 盱 眈

與之 航 反 胡郎 蚝 反 七 吏 屈 氏 音 支 駱 駝 徒河 渴 潁 反 古和

柵 側 戟 派 反 匹 卦 礪 礪 上苦勞反 吞 音 桂 風 俗 通 彭

採古有 鏑 音 零 撫云 子 居 列 懷 落 侯 瓊 音 鶴 斃 兩

此姓 修 治 反 直之 褊 阨 下 烏 懈 反 采 砥 反 食 爾 郢 音 對 類

反 褊 池 爾 泌 鄱 媚 瞰 苦 濫 媮 託 侯 類 盧 漬

晉書列傳卷五十九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于楨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頭先割略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雷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

至世貞曰 雖不洛神 賦然以之 方墨妙更 為切雅

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毀浩素雅至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志無廊廟值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畱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

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
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
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
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
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
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
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
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
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
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
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
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
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
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
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
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音路殆同奏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宐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此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暨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宐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

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顧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

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亾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

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
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
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
意聖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
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
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
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
符如雨倒鑿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矚目循常推前取
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
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

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
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
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
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
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
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
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
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
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

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

馮夢龍曰
歛歛滿楮
至俗序正
自不及

其欣於所遇。覽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

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歡惜。固日。又山陰有一道上。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請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

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情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亾失常。歎妙迹不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

鍾人傑曰

世說謂

人既哭不

若軍令德

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夭，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亾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戈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請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藥。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歡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惟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

劉辰翁曰

自家潦倒

憂及兒輩

直鍾情語

也

鍾人傑曰

采向世說

之趣

二句讀多

少慨惋

至世貞曰
正自難

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斑駟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爭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人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

王世懋曰
子猷穢行

然風流多
為後世口

實亦自
佳

劉辰翁曰
亦似小說

書袋子

王世懋曰
大是作境

凌蒙初曰
讀此令人

飄飄欲飛

每歲曰古
不二鈍漢

袁安閉戶
子猷返掉

底是避寒
許題目

劉辰翁曰
亦是何物

語可用何
請

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

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

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

開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

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

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

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住放誕好

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

索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

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

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

者可生徽之人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

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今君與弟

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

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

俱亾。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亾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亾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檇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犂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

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傷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僉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

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寇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旣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畱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變成初日
即此語猶
自楚楚
劉辰翁曰
人生至此
足稱樂事
更以尚子
為樂耳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郟家離婚。獻之前妻郟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授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歛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書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

孫鑿曰：春
蚓秋蛇喻
無勁骨義
更於榮艸
字見之

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
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
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音義

炙

之夜反

啗

徒濫反

亟

紀力反

禊

胡許反

倦

渠眷反

嫖

莫補反

戢

阻立反

酒

先禮反

犖

呂角反

擣

勅居反

掣

尺折反

駝

上北角反

字

倉

助庚反

橙

都鄧反

揣

初委反

鞞

分物反

靚

疾政反

槎

枿

五曷反說文

枿枿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任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
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
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
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
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
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
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
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

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驥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驥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

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
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
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
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
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
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
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逃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
受征討之寄逃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
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子藥斬撫及
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
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
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旣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
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
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
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
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
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
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

退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旣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鑿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豹爲前鋒以鑿兵配之隆

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汴城欲以逼龔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雷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驕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一
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

紹非不强也。高祖編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
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
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
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
琊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
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
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

續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

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
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為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
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
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
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
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溢口。事
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
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亂之代
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亂非方伯才朝
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
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
南藩要害之地而亂以侈太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
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
見代者尋去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
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亂商旅繼路以
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
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典

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王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
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
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
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
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
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
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又詣平
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

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
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逃以力
弱求助於合合遣宣領兵五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
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
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
祖逃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
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全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
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
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逃少日雅便自詣逃逃遣雅還
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
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合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
賊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
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
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
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
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戊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

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
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淦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
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
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
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
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
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

宣爲武昌太昌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
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
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
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耘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
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
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
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
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

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
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
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
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遘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
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
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
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
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
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
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

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
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
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
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符堅強
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
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
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賊別將王鑿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
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寇

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
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
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
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
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
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

王世愬曰
笛境乃在
永詒

營尤甚惟狎昵諛邪於是國寶譏諷之計稍行於主
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害之
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
無迁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
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
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
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
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
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
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

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畧，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灞口，何與同輩，擲寶布與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何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灞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何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何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何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何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何答曰：「諸人以吾擊賊，何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何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何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何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弼。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何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何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何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典中陳。

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
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
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
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
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
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
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聞晉聲婦弟也乃斬聲
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
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
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
皆樂附又以廙忌辰難事謀其距之遂屯結澗口遣
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旣而
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
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
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
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云
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
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
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
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一
一四
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鎗摘伺伺逆接得鎗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瓌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

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勲，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黠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

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旬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可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鑿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裕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

乃下詔復本封初實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
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
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
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
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
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
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
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
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

將于瓚戴義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
熹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
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
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畱穆之以二千人衛山
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
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
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
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
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
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

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符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符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

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璠璿璠璿璿最知名

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淮淝之役符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

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請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愨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叅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修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請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持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

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
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
冀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
讚蕃牧蒙險夷難可進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璩爲持節監梁秦二州
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
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
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叅軍譙縱領巴
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小

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璩
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
去成都四百里遣叅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熨
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
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
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
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
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
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顯鄉公千五
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

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修之頗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於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叅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

潭恭遜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恭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叅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

騫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尅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滎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

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
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
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
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
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
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
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
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
至千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
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
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
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
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
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
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
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
龍于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叅佐將士悉還建康
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

晉書列傳 卷五十一
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畧爲王敦叅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矯遣嶽與督護王愨期都陽太守

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勲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代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孫遐嗣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叅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旣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
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肅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
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
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
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
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
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
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
陽是歲符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
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
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
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
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
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
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符堅堅
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趨潛至宜陽藏夏
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
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

尚書及傳 卷五十一
尚在項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
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
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
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
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
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充青二
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
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還遣秦膺討
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
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
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
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
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
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
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叅軍趙睦
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
聚衆數千在湖陝間永敗遣任子諳序乞降序追永
至上黨之白木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
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叅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

反 發 吐高 脛 戶定 鋌 市連 旣 子孕 茄 古牙 髀 傍禮

反 蹋 徒合 鞞 與靴 邾 誅貉 下各 燾 徒到 汶 無運 璩 魚

反 璠 音繁 瑾 音僅 迸 北諍 菰 葑 甫用反 珠叢云 菰草叢

反 殊 音殊 勦 子小 噲 苦夫 蚺 音音 鞞 音鞞

反 蒲迷 置 子邪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于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相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郫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

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瓊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

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

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閒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寃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

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

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勃一作教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

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
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
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
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雖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
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
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
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
所聞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
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
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
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
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
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
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
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
舊事多所詣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

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詰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
冠軍叅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
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
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第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
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
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
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
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

同峰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
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
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
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徭薄斂
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
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
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
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
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
食沉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

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令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

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然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貴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預

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
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
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玃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
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
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
今中州荒蕪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
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
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
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

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
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
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
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
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
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
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
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
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
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

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早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聞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槓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從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

有十數醉酒流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從平王合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造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

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伐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

季書白劇
諱固一樂
事

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譏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部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

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
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恠鳥温
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
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
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
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屬兩定

本寄於慕容雋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
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
堪逼以爲諮議叅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
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
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

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雷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

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觀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

孫鑿曰古
人高處在
不護所短

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讞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初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

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

馮夢禎曰
名通

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

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口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盲盲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

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

孫鑿曰兩
語殊奇
本在

以坐越舅右屈。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孫鑿曰
慨淋漓自
不厭殺

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止。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

通鑑曰通
偏有大力
三氣古律
特其餘也

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夔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

撫諸夏推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代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

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興。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

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竒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

晉書列傳 卷五十二
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其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强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

晉書列傳 卷五十二
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
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
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
作如故。十二年勅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
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
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
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
乃更歔歔。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
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
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馬迭興。
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
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
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
寡聞穿窬。王氏雖勅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
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

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遂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擒辭綜理王庶雅才虞慙悼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其傳遙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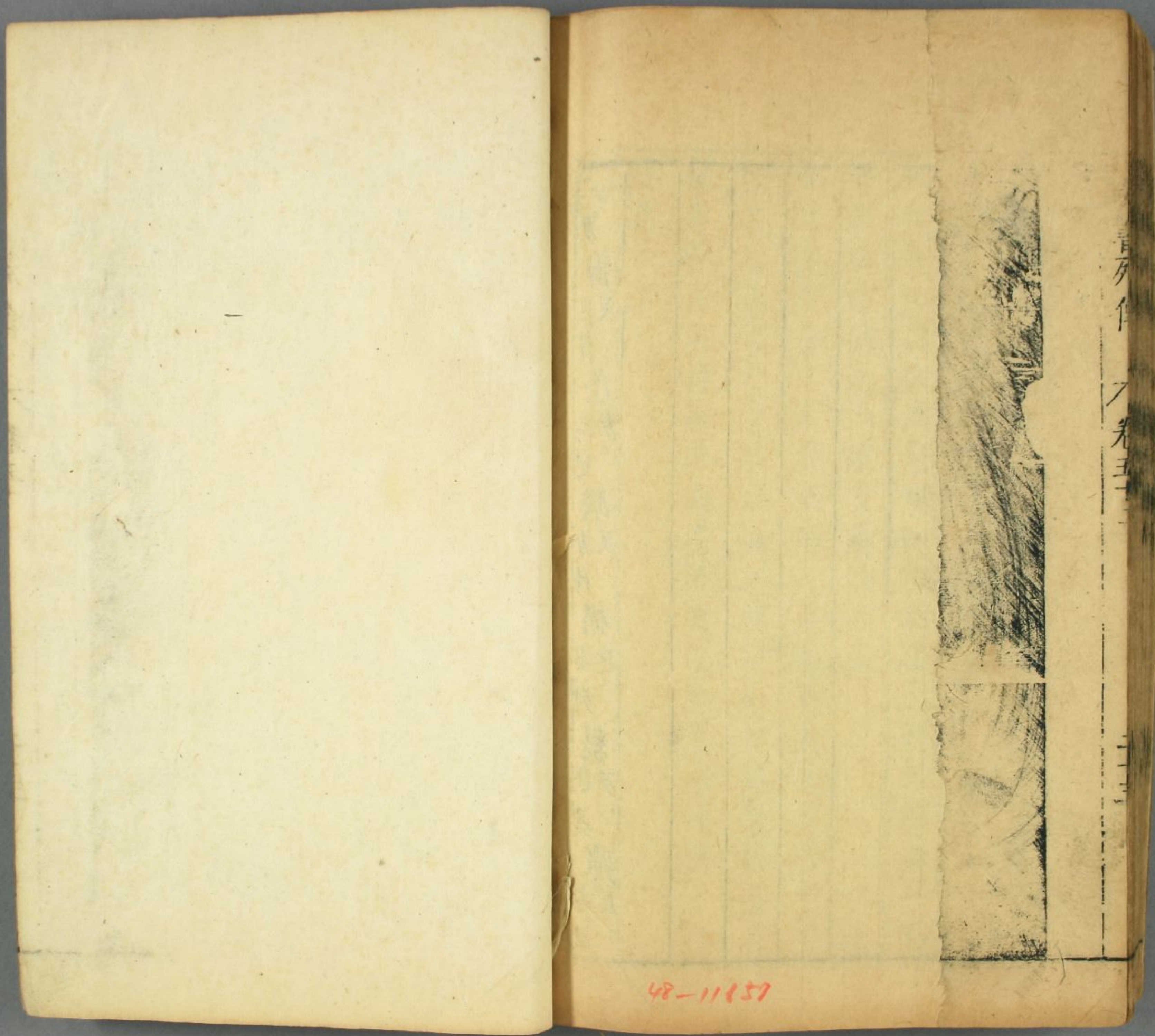
音義

設所六反 郝音妻反 齧五結反 砮方灼反 荆音單反 嬰相居縛反 訾音移反

反 溷四備反 塋烏定反 麟加矜反 碣音列反 緹徒奚反 瘴徒例反

晉書列傳卷五十二終

晉書列傳卷五十二 二五



書列傳
卷五十一

48-11857

